

一路上,我们总能邂逅别样的风景。在贵州修文,秀山丽水间,阳明文化的传播方兴未艾;在江西玉山,红色遗迹散落在茫茫绿海中,润泽一方……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大街小巷,分辨着她的过去和现在,会发现,只要出发,便处处都是好风景。
——编者

修文行

□何济麟

学家和军事家。明武宗正德元年(1506年),王阳明被贬到修文当了一名驿丞。那时修文叫龙场,驿丞主邮传迎送之事,算不上朝廷官员。王阳明住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,与毒虫以及瘴疠之气为伍,饱受饥馁之苦,时时感受到死亡的威胁。生存条件之差,无以复加。这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。但在这样的逆境中,他没有“躺平”,却不断设想“圣人处此,更有何道?”潜心研究《易经》,反思程朱理学,大悟“格物致知”之旨,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学说,最终创立了影响深远的“阳明心学”体系。这就是著名的“龙场悟道”。阳明文化并不独属于修文,但“龙场悟道”却赋予了修文一种圣殿般的光环。修文就是王阳明的“圣殿”,是王阳明思想生枝发芽的一块里程碑。龙岗书院名传四方,修文也因此被人津津乐道,成了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圣地。而今,聪明的修文人高举阳明文化领衔修文旅游,在秀山水的醉美之间增添了一道文化的光环。

我们住在龙场驿大酒店,这是一

家装潢得古色古香的现代化酒店,马路对面,就是“阳明文化园”。入园参观了王阳明纪念馆,然后拾级而上,登上龙岗山,来到阳明洞,探访阳明先生的遗迹。阳明洞曾是王阳明的居住之地,洞内苔痕苍绿,洞内潮湿阴冷。洞分里外两层,外洞稍大,大约可容十几、二十人。原来洞内空无一物,现在则置放了条桌一张,条桌前有些许低矮的石凳,以示阳明先生曾在这里讲学。石壁上有许多后人瞻仰阳明洞的摩崖石刻。内洞稍窄,几乎无光,昏暗之中隐约可见摆了一张竹床,是阳明先生休息的地方。洞口有两棵参天古柏,传为王阳明亲手所植。一群靓男倩女正在洞前拍摄节目,一个女主持人按照导演的要求,手指阳明洞侃侃而谈,阳明文化的传播方兴未艾。

修文谷堡乡每年举办梨花节,据说有梨树万亩,远近闻名。清明前后正是梨花盛开的时候,想象一下那种千树万树梨花开,漫山遍野的梨花洁白如雪,映照青山和绿叶的美景,不由欣然前往。可是到了那儿才发现,我们来晚了,也许今年修文春早,梨花

已经开过了,枝头偶尔留下一两朵萎谢的残花。我们在山路上信步走了走,路旁的扁竹根、蕨菜、野芹菜、火麻、地果、铁线莲、蒲公英、莢蒾、苜蓿菜、豪猪刺、折耳根在春风中恣意生长,摇曳生姿,仿佛要弥补我们与梨花失之交臂的遗憾。中午我们在一家农家乐用餐,农家乐的主人是这个村的主任。一个长相端丽的中年妇女为我们安排菜肴,她是主任的妻子。我去付账的时候随口和她聊了几句。断断续续的谈话在我眼前拼出这样一幅画面:谷堡乡不仅盛产梨(金秋梨,脆甜汁多),而且盛产猕猴桃,因而被称为果乡。当地政府通过无偿提供果苗,组织参观推广等方式来扶持果农。梨花节就是为扶持果农而推出的一项农旅融合项目。他们村的农户如今年收入十几万、二十几万、三十几万不等,至少也有几万元。外出打工的人都回来经营果园了。主任的老婆用一种很平静的口吻向我叙述这一切,没有夸饰。我从她的话里却听出了满满的自信,听出了乡村的坚实脚步。

山还是那些山,水还是那些水,但是此景已非彼景,修文的变化远超我的想象。她演奏着时代的进行曲,如乌江之水,滔滔不绝,回声响亮。这个写满了我的青春记忆的地方,在阔别三十多年后的今天,我要大声地讲述她,描绘她,赞美她。

有山怀玉

□卓娅

赣东北群山环抱着一块上天遗落的玉,它依傍着三清山,如仙玉般清雅而含蓄,深藏不露,这就是传说中的怀玉山。

迎面巨大的山崖壁上,书写着五个红色大字“可爱的中国”,减速鸣笛,以示对方向志敏烈士的崇敬之意。盘山公路从此处开始在深山幽谷间盘旋而上。快接近山顶的地方,耸立着“峰回路转”的牌子。站在最高处回眸,来时路如一条白色的绸带,弯弯曲曲飘浮在茫茫绿海中,云盖雾罩,接天地之光。

这里是江南的高山盆地,海拔1000米。在山谷腹地,有个玉峰村,幢幢粉墙黛瓦的农舍散落在四周的山坡上。这里与山外温差近10度,是绝佳的避暑胜地。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,得益于政府对红色之地的重视,村民把屋舍改建成民宿,增加了收入。而谷底的平畴野畝里,农人们躬耕的汗水,滴落出一片生机。那绿色随意铺展在阳光之下,被风拂过来,拨过去,青涩的味道就这样漾漾在空气中,与烟火味融合,调节出生活的丰盈和饱满。

晨起,浓雾锁山峦,玉峰村似仙境般缥缈。隐隐几声鸟鸣,仿佛从遥远的天际传来,穿破沉雾,跌落在时空的深处。村庄的繁杂喧嚣被雾气拥裹着,仿佛生活从来都是这么淡定,每一处细节藏在神秘的角落,睁着通灵的眼睛,洞察被遮蔽的内情。

阳光终于刺破迷雾,天空明亮透彻,每一片不同寻常的云都承载着一个梦境:千峰竞秀,淡云出岫,铁马冰河,夜来渔火……而驮着白云的青山也妖娆起来,整个村庄生机勃勃。

绕着村庄行走,那些鲜嫩的野草野花从墙根下、石头缝里蹦出来。喇叭花顺着枯树墩往上攀爬,开出很坦然的样子。阳光照不到的地方,青苔恣意妄为。蜗牛懒洋洋地趴在一丛野花旁,贪婪地吮吸着土地的清新和花草的芳香。小黄牛悠闲地在池塘边,不断变换着姿态。微风轻轻梳理着芦苇,水波摇曳倒映的云彩。一种悠长的情愫,像是某种暗语,被我接纳。

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,曾经的腥风血雨,被青山铭记,被流水沉淀。山上有纪念方志敏烈士的“清贫园”及“方志敏清贫事迹陈列馆”,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及纪念碑、旗山战壕。村里有红军村、红军井、红军哨口等战斗遗址。如今先烈们的鲜血和精神在青山的扉页上,抒写不朽的诗篇。

村里还有与江南四大书院齐名的怀玉书院遗址,有朱熹、王安石、王宗沐、赵佑等历代文人雅士留下的大量诗文和摩崖石刻。徜徉在静静的书院,与古人对话,恍如隔世的邂逅,感受文字的魅力,是一种精神的皈依。

山里的水,是山的灵魂。十八潭从山顶携一股不可阻挡的水势,裹挟着两岸的苍翠,跌落一层又一层,晶莹剔透。流水在下坠时,翻出最美的舞姿,落在水面上,绽放朵朵水花。山谷里水声潺潺,鸟鸣啾啾。本初、纯粹、丰饶是山的境界,也是水的向往。

当阳光西斜,勾曲的云朵铺陈幻象,把梦贩给天空。而暮色轻轻一沉,再厚重的云也托不住夕阳。晚霞还没褪去,乌云又翻卷而来。山里的雨毫无征兆,猝不及防。那些流动的云,终究化为风,化为雨,在山谷里奔突、撒野。玉峰村终于陷入无边的苍茫。一把小伞挡不住急风骤雨,干脆张开双臂接纳上天给予的酣畅淋漓,涤尽世俗的烦忧,倾听山中清脆的雨声,删掉内心的絮絮,高蹈出尘的心境。

“玉在山而草木润,渊在珠而崖不枯。”有山怀玉,玉峰村就是那块玉,它经历无数次的淬炼和重塑,沉淀岁月的厚重,散发出独特的魅力。这块玉也珍藏在我的生命里,闪烁着独属于我的光泽。我把眷恋的目光和柔密的情愫,刻在心里,藏在山中。

这条路,也正如我的写作之路。它无比漫长而艰辛,让我吃尽了苦头,磕碰得遍体鳞伤,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,但我仍不肯回头,依然在这条路上耕耘奋斗。

一路上,我遇到了许多人,他们有的和我相向而行,有的同我擦肩而过,但无论是金石之交,还是萍水相逢,他们都给予了我教导,给予了我帮助和温暖,让我的人生变得丰盈和富有。

归

□钟爱冉

每到周末,冥冥之中
同一个方向的牵引
一条透明的飘带,来自
滕泾岗,迎着太阳升起和——

沉甸甸的思念,在路上
轻盈的心也在路上,像燕子
一样,刮风下雨
白雪飘零。稚嫩的目光永远追随

追随着回家的方向
路边的月季花,在渐渐地变紫
变黄,微风晃动了心弦

她屹立不倒,沧桑布满全身
印刻在每一个孩子
以及孩子的孩子心中
院子后面,那棵两个成人
才能围住的桑树,紫色果实
正散发着诱人芬芳,密密麻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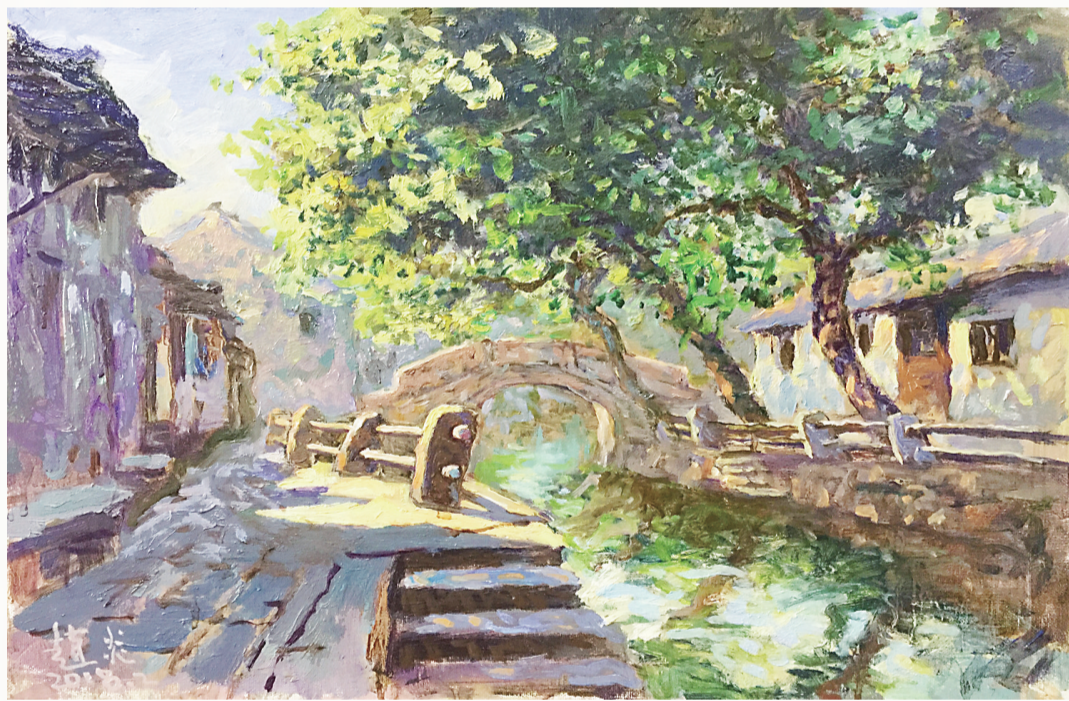
屋前的荷塘里,网已撒
只待收网,老旧的木门
嘎吱嘎吱,勾住一次
又一次奶奶,期盼的目光——

捡拾的树枝,整齐地码在墙边
爷爷,时不时去捡几根
扔到灶膛里。红烧肉和茶叶
都在酝酿

咕噜咕噜,沸腾了
我们在路上,正在回家的路上

征稿启事

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
樱桃,绿了芭蕉。本期征文
主题是:正是初夏好时光。
投稿邮箱:603468841@qq.
com,6月26日截稿。



锦溪小景(油画)

□赵炎画

在路上

□刘春华

五一前夕,我—早从居住地步行往南郊而来。虽是个阴天,但天气不凉不热,清晨的风夹杂着花香,让我顿觉神清气爽。这时马路上的车已多了,学生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从我身边匆匆而过。背着书包,走着路的学生则不慌不忙,一看就知道是赶早的小学生。此时离到校时间还早,因此比较悠闲。

二十年前,我从居住地到位于新华路的新华书店买书时,总是走路去。十多公里的路程,沿郑和路而行,再从县府街穿过来,到达人民南路。冬天走得甚为舒服,走一段路,全身就热乎乎了。夏天却走得甚为辛苦,烈日凌空,地上像着了火一样,即便沿树荫而行,也是酷热难耐。见那边有个小公园,古色古香的凉亭隐在树木中,一座石拱桥横跨在水面上。立在桥上看桥下,水里金鱼悠然游曳。为省下钱买书,即使很渴,我也舍不得买瓶水喝。一路前行,不时会看到一窝窝在街边的小书店,我便在店前停下,眼睛贪婪地巡视着柜台上花花绿绿的报刊杂志。当时,这样的小书店和报刊亭,在太仓市区随处可见,携带带水和饮料。

沿朝阳东路继续前行,我发现多年前的工厂还在,于是,就像看到熟悉的老朋友般向它们投以深情的目光。柳枝垂碧,小径幽长,大可以收获一帘幽思;河水泛波,雀影隐匿,也可以寄托一缕遐思。新的景物,让我倍感新奇,而似曾相识的画面,却在

书店而来。有时因为猎奇赏景,一直走到204国道,然后走到204国道和县府西街相交处,进入县府西街;或从新华路过去,到达新华书店。那时朝阳东路还没通,便从大庆南边穿过来,到东仓路,或者从锦州路过来,到达上海东路,再沿上海东路转到人民南路,再走到新华书店。

现在,我正走在朝阳路上。太仓变化得实在太快了,很多街名路名都改了,更不要说沿途的景物了。我的眼睛努力搜寻着,辨析着眼前的景物。当看到一栋依然还在的建筑时,我便无比欢喜,于是便在脑子里还原出十多年前周边的样貌。就像市民公园,多年前是一片杂草地,散落着一些厂房和民房。从市民公园过来,脚步不停,便是半泾河。一路过去,看到沿围墙攀附的蔷薇花,我忙掏出手机拍照,并发送给亲朋好友,与他们分享我在路上的快乐。在路上,随着脚步的行与止,那份自由带来的惬意灌顶灵魂。

那里诉说着过去的岁月,让我感受到时光的流转和生命的厚重。在这样的过程中,我和过去的我相逢。我们相互拥抱,相互攀谈。我无比惊喜和幸福,并且惆怅。我在那久久伫立,不舍离开。

到太平南路,我转而往南郊而来。走在南珠大桥上,我再次掏出手机把美景拍下来。从居住地到太平南路,再从太平南路到海堤堤,然后到人民新路,再从人民新路转而向西,到达媒体中心。我走走停停,一共用了两个多小时。

回来时,我沿人民新路过城南大桥,到达南丁园。南丁园是一个老社区。二十多年前,我和一个记者朋友来过这里,并且在这儿的一家书店买了一套二手武侠小说。这片古旧的房屋,让我想起了太仓二十多年前的样貌。这里的一砖一瓦见证了太仓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。

从南丁园出来,我回到了太平南路,继续沿街而行。街边的店铺鳞次栉比,我很想再看看多年前的书店和报刊亭,却没能看到。它们像我的青春岁月一样消失了。

这条路,也正如我的写作之路。它无比漫长而艰辛,让我吃尽了苦头,磕碰得遍体鳞伤,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,但我仍不肯回头,依然在这条路上耕耘奋斗。

一路上,我遇到了许多人,他们有的和我相向而行,有的同我擦肩而过,但无论是金石之交,还是萍水相逢,他们都给予了我教导,给予了我帮助和温暖,让我的人生变得丰盈和富有。